

“HAND-MONSTER”—AN EXPLORATION STARTING WITH DERRIDA'S "HEIDEGGER'S HAND"

Shih-Wei Tsai*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Jacques Derrida's essay "Heidegger's Hand," examining the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hand" and its deep connections to "monstrosity" (*monstruosité*) and the untranslatable term *Geschlecht* (race/gender/lineage). While classical and phenomenological traditions—such as Aristotle and Martin Heidegger—view the hand as an essential symbol distinguishing humans from animals and binding thought with speech, Derrida deconstructs this view. Drawing on the French translation of Hölderlin's poetry, Derrida links the sign (*Zeichen*) with "monster/monstrosity" (*monstre/monstruosité*), showing that the hand, as a sign showing and warning, inherently diverges from fixed meanings, thereby exhibiting monstrosity. Heidegger abstracts the hand into the singular "the hand" (*die Hand*) to build a pure "human *Geschlecht*" while excluding animality, technology, and polysemy, inadvertently creating a "one-handed monster". Derrida destabilizes this metaphysical fantasy of univocity by noting that Heidegger "still writes with two hands," exposing the inescapable duality, translation gaps, and polysemic tensions within language and Being. Ultimately, releasing the "hand-monster" frees us from the obsession with absolute presence and unified identity, confronting us with the monstrous hands that perpetually show and give while endlessly drifting from singular meaning.

Keywords: Jacques Derrida, Martin Heidegger, Deconstruction, Writing, Hand, *Geschlecht*, Monster and Monstrosity, Manifestation / Showing (Monstration)

* Dr. Phil., Jean Moulin Lyon University 3 (France);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手-怪物」——從德希達〈海德格的手〉展開的嘗試

蔡士瑋*

摘要

本研究圍繞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的〈海德格的手〉 (*Heidegger's Hand*) 展開，探討哲學史中「手」的象徵意義及其與「怪物性」 (monstruosité) 和不可翻譯詞彙 *Geschlecht* (種族/性別/血統) 的深層聯繫。亞里斯多德與海德格常將手視為人超越動物、連結思想與言語的本質象徵。然而，德希達藉由賀德林詩句的法譯，將符號 (Zeichen) 轉譯為展示與警告的「怪物」 (monstre)，指出手作為符號不僅指向顯現，更因偏離固定意義而展現出怪物性。海德格將手抽象化為單數的「那隻手」 (die Hand)，試圖建構純粹的「人的 *Geschlecht*」並排除技術、動物性與多義性，反而形塑出極具霸權色彩的「單手怪物」。德希達解構了此種單一性的形上學幻想，批判海德格「依然是用兩隻手書寫」，揭示出語言、文本與存在無法逃離雙重性、翻譯落差與多義性的交織。手既是思想與秩序的建立者，也是破壞單一真理的怪物。最終，解構「手-怪物」使我們擺脫對絕對在場與統一身份的執念，在語言的異鄉中面對那永遠展示、給予卻又偏離單一意義的怪物雙手。

關鍵字：德希達、海德格、解構、書寫、手、*Geschlecht*、怪物與怪物性、顯現

前言

從柏拉圖開始，手就是一個關鍵的討論。從在洞穴中被綑綁的手到顯現為相/理型的例子的手，最後到拉斐爾畫作〈雅典學院〉中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關鍵的對立手勢等，哲學似乎都將思想展現在手上。藝術與技術問題的提出也聚焦在手，從柏拉圖分開手工業與模仿者或藝術家開始，手都成為一種思想區分的標準模態。那麼，通過馬克思把勞動與異化結合，商品成為一種從手而來的怪物。在我們的時代思潮裡，身體變成探究的主軸，而手有時候又會脫離身體

* 法國里昂第三大學哲學博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而獨立出來，不論是笛卡兒所談的幻肢還是梅洛龐帝所謂的知覺和觸碰的問題，手的討論總是佔據了主要的形象。

那麼，在本文我們以海德格談論的 *Geschlecht* 出發，德希達從中看到對一個詞彙或概念的不同翻譯和解釋，這個談論產生出對一個事物、或語言所指稱的事物的多樣性或者奇特性，這個無法簡單的、複雜的、甚至多重、多層次的說明使得理解變得困難和曖昧，這樣的困難和曖昧就是某種顯現或表達的狀態，也是某整個存在狀態或在場性意義。而通過法語的翻譯和習慣，德希達從中得來「怪物性」或「畸形性」的字眼(*monstruosité*)，這個詞彙就是我們俗稱的「怪物」。但是怪物真的是怪異的本質嗎？我們打算環繞德希達此篇〈海德格的手〉來展開並延伸來談。

解析與發展：〈海德格的手〉

德希達於 1985 年發表的〈海德格的手〉基本上是來自於一場會議上的發言。

這個發言大致上的背景在文章的一開頭就有說明，就是第一部分的內容。第一部分的內容是從 *Geschlecht* 的翻譯和使用脈絡討論到手的討論；第二部分則從在手談回 *Geschlecht*，如果看文章思路和德希達著作的後續發展，最後就會通向 *Geist* 就是《精神：海德格與問題》(1987)的主題。所以這篇文章可以說就是一個以手作為中介/媒介的方式往精神或 *Geschlecht* 發展的路徑研究，同時可以說從德希達 *Geschlecht* 的研究以來就是語言的使用和翻譯研究，所以此文章最後部分談到海德格如何翻譯和解釋特拉克爾(*Georg Trakl 1887-1914*)等等，以及這篇文章之所以聯繫到手和 *Geschlecht* 系列的關係等等，這些首先都是因為翻譯上面所呈現的問題。

我們來談這個字 *Geschlecht*。我現在不翻譯它。無疑，我不會在任何時候翻譯它。但是根據脈絡將會決定它，此字能夠通過性別、種族、品種、種類、根部、家族、世代或系譜、社群(*sexe, race, espèce, genre, souche, famille, génération ou généalogie, communauté*)自行翻譯。¹

德希達在此文章的一開頭就說明了這篇文章的背景：〈*Geschlecht I*：性別差異，存有學差異〉(*Geschlecht I. Difference sexuelle, difference ontologique*)還有「哲學的國族性和國族主義」(*Nationalité et nationalisme Philosophiques*)為題的講座。而他接下來舉的例子則直接用費希特作為主要的切入。就費希特談國族認同和 *Geschlecht* 及其翻譯的問題，其中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追問：甚麼是「我們」

¹ J. Derrida, *Heidegger et la question : De l'esprit et autres essais*. Flammarion, 1990., p.176.這本《精神》為主的法文合輯，收錄了此文〈海德格的手〉(*Geschlecht II*)和〈*Geschlecht I*：性別差異，存有學差異〉。此文尚未有中譯，全文中譯由筆者完成。

和「我們的 Geschlecht」？甚麼是費希特所說的「ist unsers Geschlechts」？然而這個 Geschlecht 卻無法輕易的翻譯。

這個 Geschlecht 並不是由出生、原鄉或種族所決定，它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語言的，至少在尋常意義上是如此，因為我們可以在費希特那認出一種對於習語的某種訴求/追還，特別是德國/日耳曼習語的習語的[某種訴求/追還] (une sorte de revendication de l'idiome, de l'idiome de l'idiome allemande)。²

德希達試圖解釋，對費希特來說，

Geschlecht 是一個整體，一個聚集(un ensemble, un rassemblement) (可以稱之為 Versammlung)，一個有機的社群，不是自然的，而是靈性的(spirituel)，它相信通過自由來實現精神的無限進步。因此，它是一個無限的「我們」，從自由和靈性的目的(telos)的無限中對自己宣告，並承諾、參與或聯合在這個無限意志的圈子 (Kreis, Bund) 中。...最終，這個「我們」回返到人的人性(l'humanité de l'homme)，回返到是一種在**德國性**中最卓越地宣告的人性目的論本質(l'essence téléologique d'une humanité qui s'annonce par excellence dans la **Deutschheit**)。³

德希達藉著費希特拉出了回顧「哲學的國族性和國族主義」講座的原因：

一方面是為了強調翻譯這個敏感、批判性且關鍵的 Geschlecht 詞的困難，另一方面是為了指出它與人性問題（**相對於動物性**）之間不可分割的聯繫，以及一個人性之名，就像名稱與「事物」的聯繫一樣，如果可以這麼說，其問題意識也同樣就像它銘寫的語言一樣(reste aussi problématique que celui de la langue dans laquelle il s'inscrit)。

這裡指出了在人、人性、動物性、事物與 Geschlecht 之間的關係，似乎快要將本文要談的怪物或怪物性(monstruosité)呼之欲出了。但是這此段落還在所謂的國族、尤其是關於德國國族或所謂的德國性(Deutschheit)之間的人或人性的討論上。然而，國族的精神(「靈性的」(spirituel)號召或我們當代喜歡談的想像的共同體意識問題都朝向未來(1987年出版)在《精神：海德格與問題》中的討論了。那麼接下來就讓我們進入海德格。

² Ibid, p.177.

³ Ibid, p.178.

德希達在文章的一開頭就說：「那麼我們來談海德格。我們也來談談怪物性(monstruosité)。」把這兩個專名聯繫似乎要訴說些甚麼。

在過去，蘇格拉底就曾經被認為是個怪物，而就哲學家的身分誕生來說似乎也是在這樣的脈絡出現的，即一個奇怪的、外來的、陌生的職業或身分，同時也是一個不能被定義的、不確定其本質和其狀態的稱號。「哲學」(philosophia)離智慧有距離，同時又以特殊的情感(友誼 philo)包圍或靠近智慧，是對智慧的友誼，或者如朋友般喜愛智慧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因為情感或者情緒是被動的(pathos)，而智慧雖然是變動不居的，卻也不應該被這種所謂的友愛/友誼而確立下來，更不用說這個詞彙來自於自稱「知道自己的無知」且「遊手好閒」的蘇格拉底。而蘇格拉底所信奉的 daimon/daimonia 也是一種怪異的存在。它在正規之外、在系譜之外、在社會秩序之外，是外部存在，甚至不應該存在，它只存在在一個個人的私密狀態裡。哲學的命運似乎在一出生時就被如此看待，直到通過無數個年代，就算是信仰虔誠的聖多瑪斯也曾被稱為怪物，那來自於他堅定不移的信仰決心；啟蒙時代的休姆也曾認為自己是個怪物：「透過空無一人的孤獨，我看到了自己。在這孤獨裡，我的哲學引導著我；在這孤獨裡，我處於驚恐與迷惑中。我能想像自己是個稀奇古怪、粗魯笨拙的怪物，這個怪物不適合混到人群間和人類共同生活，牠被排除在所有的人際往來之外，處於一種完全的孤獨和絕望。...當我將目光移向自己的內心時，我看到的也只有懷疑與無知。」⁴據說休姆在寫這封信的當下正患有憂鬱症。通過想像和對自我的察看，他把自己變成怪物，也將怪物-自我與孤獨這個概念連起來，並且與公眾以及集體生活對立起來。這個怪物是絕望的和絕對的，因為這個怪物聯繫著哲學和孤獨。在這個唯有觀照自己(souci de soi)的時刻，哲學與精神生活被哲學家

⁴ 德希達的「哲學的國族性和國族主義」講座的最後部分可以說就停留在其《友誼政治學》。同時，我們可以從《友誼政治學》的序裡面看到這個講座的課程安排：

1. Nation, nationalité, nationalisme (1983-84)

2. Nomos, Logos, Topos (1984-85)

3. Le théologico-politique (1985-86)：據說一部分出版為《語言的眼睛：深淵與火山》(Les yeux de la langue : l'abîme et le volcan, 1987 發表、2004 出版、2012 新版)。

4. Kant, le Juif, l'Allemand (1986-87)：此講座的演講版已經出版。1988 年，德希達在以色列耶路薩冷大學發表了〈戰爭詮釋/在戰爭中詮釋：康德、猶太人與德國人〉(Interpretation at war : Kant, le juif, l'Allemand)為的是梳理整個猶太復國主義的精神導師柯亨(Hermann Cohen 1842-1918)的《德意志性和猶太性》(Deutschtum und Judentum, 1915)。他從羅森茨威格(Franz Rosenzweig 1886-1929)對柯亨的回應出發，並回溯柯亨的精神導師康德與整個德國-猶太精神的理性傳統。這就是德希達「哲學的國族性和國族主義」講座中的組成部分，可惜講座內容並未完全發表，只有此篇演講稿收錄於《心靈 II》(Psyché II, 2003)的〈Interpretation at war : Kant, le juif, l'Allemand〉(1990), p.249-305。

《友誼政治學》(1988-1989)則是上述整個接續的下個講座，或許也是因此才有關於《友誼政治學》的講座出現，而出版的則是講座的非完整的大概內容。

⁵ 威廉魏施德，休姆章，收錄於《通往哲學的後門階梯》，究竟出版，2002，頁 239。

自己定義為怪物。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哲學系統的傳承在休姆的內心裡：笛卡兒的懷疑和蘇格拉底的無知。這一方面是對自我的、哲學式的自我的批判，也是對自我的觀察。

簡要梳理可能的思想傳統後回到文章。德希達解釋怪物除了來自詞彙翻譯，也說明它來自於一首賀德林(Hölderlin)的詩〈記憶女神〉(Mnemosynè)的翻譯。對於德希達來說，怪物(monster)這個多義詞彙與 Geschlecht 是有相關的。Monstrer 的意思是動詞「展示/顯示」(montrer)，而 monstre 也同時是「手錶」(montre)，也有音樂或詩歌上將曲調或詩句切分或區分的顯示意義。⁶而這裡德希達注意到的則是從賀德林在被海德格討論的部份的法文翻譯，這首先就是雙重的以及非原初的討論，亦即牽涉到翻譯的討論。在開始討論這首詩之前，或許我們可以先回溯亞里斯多德談論怪物或突變怪胎的意義，以理解德希達在這個雙重或多重的脈絡下談論的來源或理由。

亞里斯多德要談的是生物之現象與其顯現。這個現象是要談論為何會有不相似的狀況發生，這個不相似於祖先或父母的後代就稱為怪物。所以問題的起因在於某種相似性的差異，一種落差，也就是變化的原因探究。「怪物就是一種畸形/殘疾」(deficiency, difformité)，亞里斯多德說(769b30)。⁷亞里斯多德採用德模克利特(Démocrite)的說法，這是因為兩次的精液混合造成的結果。接著，他提到只要是多產的、沒有區別的或混合的卵與卵黃就會產生怪物，而且亞里斯多德一直強調這是質料因，是物質的、材料所造成的原因。怪物必定與自然相悖，但這偶然性卻不是完全反對自然的，怪物還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亞里斯多德說「怪物並不太奇怪」(le monstre, à ce point de vue, paraît moins monstrueux, 770b15-16)。⁸怪物就其本質是與其前輩先祖不相似，但是卻不奇怪，因為怪物之所以發生是因為自然的結果。這個討論跟我們試圖談論哲學與怪物的關係有類似之處。

那麼，德希達在此處裡的怪物也似乎合乎並相對照著亞里斯多德的分析方式。首先是亞里斯多德談生物學上後來者與先前不相似的狀況，亦即這裡的翻譯與原本語言之間的意義落差，也就是標準或所謂習慣(亞里斯多德則是自然)的差異。第二則是所謂的多產與混合狀況：從賀德林的文本到海德格的解釋與轉譯，再到第三層法文翻譯海德格的賀德林引用，這便是一種多產的狀態，同時也是一種混合狀態。在這個德希達的文本裡出現 monstre(怪物)之前已經是一個雙重的混合狀態，除了翻譯和解釋還加入了引用，而到德希達還必須再加入一層，就是把怪物這個翻譯指出來。同時必須指出的是德希達在此文章的最後提

⁶ J. Derrida, *Heidegger et la question : De l'esprit et autres essais*, p.182-3.

⁷ 亞里斯多德，《論動物生成》，第四卷(769b30)，崔延強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筆者皆有對照英文文並更改文句或詞彙。

⁸ 同上書，770b15-16，詞彙更動。

到海德格的多義性(polysémie)，便是從這裡延伸出來的。第三就是這個違背自然的怪物以及不那麼怪的怪物的相似立場。這便是德希達要指出的，在翻譯為「怪物」的時候，在德希達指出這個部分或這個字之前，這個法文翻譯並沒有被指出有問題，也就是沒有實質上的 *monstre*(展示與符號、*Zeichen* 的翻譯)，所以這個文本並沒有這麼奇怪，**文本在指出來前沒有怪物**，並沒有違背所謂「翻譯的自然」或者「解釋的自然」。因此這便是沒有奇怪的怪物，或者沒有顯現的怪物，就法文來看都是同一個字。好像這是一種回文，或者一種同語反覆、一種套套邏輯，但是本身充滿重複以及一種自身的矛盾，也有如是一種理性的(logos)系統的辯證遊戲。

賀德林的〈記憶女神〉(Mnemosynè) 主要關鍵句子及翻譯如下：

Ein Zeichen sind wir, deutungslos

Schmerzlos sind wir und haben fast

Die Sprache in der Fremde verloren

Nous sommes un monstre, privé de sens

Nous sommes hors douleur

Et nous avons perdu

Presque la langue à l'étranger

在引用之後，德希達很快地給出了一個評論、改寫或解釋：

我們是一個怪物，且獨特，是一個展示和警告的符號(un signe qui montre et avertit)，但更為特殊的是，正因為它展示、表示、指示，它卻缺乏意義(montrant, signifiant, désignant, il est privé de sens (deutungslos))。**這個是說/其自謂(II se dit)**這個「我們」是一個失去意義的，簡單而又雙重的怪物(simplement et doublement monstre, ce «nous»)：我們是符號(nous sommes signe) — 展示、警告，向某個方向 向某個方向發出信號(signé)，但實際上指向虛無(rien)，是偏離/間距的符號(signé à l'écart)，在符號之外，是脫離展示或展現的展示，是一個不顯示任何東西的顯現(montre qui s'écarte de la montre ou de la monstration, monstre qui ne montre rien)。這種符號相對於它自身和其所謂正常功能的差距，這不就已經是一種怪異的怪物性，一種展示的怪物性嗎(une monstruosité de la monstrosité, une

° 粗體是筆者強調。

monstruosité)？而這就是我們，我們幾乎在外國失去語言，也許是在一次翻譯中。但這個「我們」、怪物(«nous», le monstre)，是人類嗎？

這個是依照賀德林詩句翻譯的改寫，但是他也解釋了這個翻譯的多重性和複雜度。最終德希達還是必須回溯第一句，並追問：怪物和我們之間是否擁有同一性(identity)？這裡或許也不經意的(或許更是刻意的)進入到身分認同(identity)的問題，尤其是環繞「人」為主體的討論，也回到了Geschlecht。

順著文章，在下一段德希達即將進到海德格的文本中分析三重效用/優效/功德(vertu)。在這個進入之前，我們可以先回溯德希達一開始關注這個符號與怪物/展示之間的意義與翻譯的解構構成起始，也就是其解構論的起源或對於現象學的重構：《聲音與現象》(1967)，亦即胡賽爾《邏輯研究》(1901)中談符號(Zeichen)區別表述/表達(Ansdruck, expression)與指示(Anzeichen, indice)的討論裡。對於胡賽爾來說，語言符號的表達是關於意識的研究，其牽涉到心理學和邏輯學的形式「是披著語法的外衣而被給予的」這個預設，也就是被他稱作「純粹邏輯學」的研究。而當中牽涉到「表述與意義」的問題，則是我們此文此段落關注的主題：即語言與意義之間的關係。這個「意義」也即意識結構和其經驗呈現的工作，這可歸類為胡賽爾對意識表層的分析研究。而德希達卻想要藉著這個走向一種類似無意識的拆解研究，更不用說胡賽爾本身就預設符號概念擁有雙重含義，甚至符號與意義的關係不總是一致的，不是每個符號都必定有一個相對應的意義。符號可以只擁有「指示作用」或是「意指作用」，那麼這個不表達任何東西的符號是否就是一種怪物？而表達對胡賽爾來說是與話語絕對相關的，但是表情和手勢之類的非話語都與表達概念無關：「表情和手勢...並不像表達那樣，在表示者的意識中與被表示的體驗是同一個現象...涉及同一個對象而含義卻不同的陳述總是可能的」，因為「每個表達都不僅僅表達某物，而且它也在言說某物；它不僅具有其含義，而且也與某些對象發生關係。」¹⁰這種多樣的可能性，同時也應該是德希達之所以提出這個討論的原因之一。¹¹而這當中手或手勢出現了中介性的意義，接下來便可以回到文章的中心討論海德格的手。

¹⁰ 胡賽爾《邏輯研究》第一研究中第五節和第十二節的內容摘要。

¹¹ 這裡確實也牽涉到沙特通過胡賽爾現象學所建立的存在主義的誕生問題。人的存在與意義之間的關係若只通過胡賽爾就會只有意義和符號顯示之間的關係，必須來到海德格才會有人文性或所以存在性、存有性或就此在/此有的確立性意義。這也是 1945 年沙特和海德格的爭論。德希達早在 1967 年就加入戰局，在此文〈海德格的手〉便預設了之前討論過的部分或著作。

接著，我們隨著德希達進到手的討論。首先他提及海德格的手是工匠的手。海德格的照片上的手拿著筆，筆的象徵與手之間的關係的闡述。而海德格談的是亞里斯多德談的手，德希達持續性的再進一層或回溯一層，再次從談海德格的手迴視亞里斯多德。在這個談論手的部分從海德格定義思考開始，一連串從手作/做到製作、創作、創造的技術，¹²這些豐富的討論確實很難在短文中窮盡，我試圖引用一些迷人的、需要反覆分析的句子。

首先，德希達從海德格《甚麼叫思想？》中的第二講引用：「無論如何，[思考 *das Denken*] 都是一種手工作（*Es ist jedenfalls ein Hand-Werk*）」以及「思考可能只是與製作一個箱子相同的領域（*wie das Bauen an einem Schrein*）」。¹³接著就是一連串德希達與海德格之間的交纏與迴返。

德希達說：

手在被思考之前就在思考，它是被思考的，它是一種思想，它就是[這個]思想(*La main pense avant d'être pensée, elle est pensée, une pensée, la pensée.*)。¹⁴

因此，人的手將成為一個獨立的事物，不是作為一個可分離的器官，而是因為與所有抓握器官（腳、爪、爪子）差異(*différente*)，非相似（*dissemblable, verschieden*）。它通過其存在的深淵（*durch einen Abgrund des Wesens*）被無限(*unendlich*)遠離。

這個深淵，就是言說(*parole*)和思想。「只有一個說話的存有，即思考的存有，才能擁有手，並且在手的手作作品中完成(*accomplir dans le maniement des oeuvres de la main*)」（*Nur ein Wesen, das spricht, d.h. denkt, kann die Hand haben und in der Handhabung Werke der Hand vollbringen*）」（第 90 頁，稍作修改的翻譯）。人的手從思想開始被思考，但此思想又從言語或語言(*la parole ou la langue*)開始被思考。¹⁵

Dasein 既不是 *vorhanden* 也不是 *zuhanden*。它的在場方式是另外的(*autre*)，但它必須擁有手才能與其他在場方式相關聯」。¹⁶

¹² 「談手不可能不談技術」這兩個連繫在一起。可比較亞里斯多德談手，收錄在 亞里斯多德，《動物部份》第四卷，687a8-22，崔延強譯。

¹³ 中文部分可參照 海德格爾，《甚麼叫思想》，第一部分第二講，孫周興譯，商務出版。

¹⁴ J.Derrida, *Heidegger et la question : De l'esprit et autres essais.*, p.190.

¹⁵ 同上書，p.194.

¹⁶ 同上書，p.197.

上面提過了《聲音與現象》的《邏輯研究》解構與構成，這裡又引出了海德格通過《存有與時間》第 17 節〈指引與標誌/符號〉(Verweisung und Zeichen)來加入討論。海德格直接引用了胡賽爾的第一研究部分的成果來說明，這個從上手性/及手性/上手狀態/應手狀態 (Zuhandenheit) 和在手性/手前性/在手狀態/現成在手/現成狀態 (Vorhandenheit) 的討論(第 15-16 節)中延伸出來的指引和標誌/符號就是《聲音與現象》的隱藏文獻，必須通過海德格的早期研究通向對胡賽爾的解構。

「手手作」，die Hand handelt。手和言語的本質共同存在 (Wesenszusammengehörigkeit) 在於手正好展示了被隱藏的事物 (die Hand Verborgenes entbirgt)。在與言語的關係中，它恰好通過顯示和書寫、作為符號，展示符號，或者更確切地說，賦予這些符號或「怪物」形式，即所謂的書寫 (「...sie zeigt und zeigend zeichnet und zeichnend die zeigenden Zeichen zu Gebilden bildet. Diese Gebilde heissen nach dem "Verbum" graphein die grammata」)。這意味著，正如海德格明確所說的，寫作在其本質起源中必須是手寫 (Die Schrift ist in ihrer Wesensherkunft die Hand-schrift)。¹⁷

這個沉思的關鍵時刻揭示了我所謂的手的雙重使命。我使用使命(vocation)這個詞來提醒，這只手在其目的地 (destination, Bestimmung) 中承擔著言語 (tient (à) la parole)。這個使命是雙重的，卻又在同一手中彙集或交織在一起：一方面是顯示/表露或做符號 (à montrer ou à faire signe(zeigen, Zeichen)，另一方面是給予或自我給予，總之就是給予或自我給予的怪物性質(à donner ou à se donner, en un mot la monstrosité du don ou de ce qui se donne)。¹⁸

最後我想還是可以引用德希達在一開頭的直接性主張，作為一種收尾：「手，可以說就是(serait)怪物性(monstrosité)，人之自身如同怪物化的存有(le propre de l'homme comme être de monstration)。其[手]區別於完全它者的(tout autre) Geschlecht 和，首先(d'abord)，就是符號(singe)」。¹⁹

接著進到文章第二節，

¹⁷ 同上書，p.201.

¹⁸ 同上書，p.194.

¹⁹ 同上書，p.186.

海德格爾不僅將手視為一件非常獨特的事物，而且並不僅僅歸屬於人。他總是以單數思考手，仿佛人並沒有兩隻手，而是這怪物，只有一隻手[的怪物]。不是身體中的一個單一器官，就像獨眼巨人(cyclope)在前額中間只有一隻眼睛一樣，儘管這種表象還有待商榷，但也值得思考。不，人的那隻手(la main)，這意味著不再關於那些可以抓握的器官或可被工具化的肢體部分、即手。猴子有類似手的抓握器官，打字機和技術之類的工具使人能夠使用兩隻手。但是，說話的人和用手寫字的人，不正是單手怪物嗎(le monstre d'une seule main)？因此，當海德格寫道：“Der Mensch “hat” nicht Hände, sondern die Hand hat das Wesen des Menschen inne”（人沒「有」手，而是手具有人的本質）。正如我們首先看到的，這種補充的精確性不僅涉及「擁有」的結構，海德格將這個詞放在引號中，他建議顛倒其中的關係（人沒有手，而是手擁有人）。精確度涉及複數和單數之間的差異：nicht Hände, sondern die Hand。²⁰

德希達提出他真正要談的是 *Geschlecht*，因而專注在海德格的「*Geschlecht* 的系譜構成 (composition généalogique) 將與人的 *Geschlecht* 的瓦解/解體 (décomposition)、人類的瓦解/解體不可分開」的面向。在《精神》中談海德格講特拉克爾也是持續用同一篇文章〈詩歌中的語言〉(Die Sprache im Gedicht, 收錄於《在通向語言的途中》(Unterwegs zur Sprache: Eine Erörterung seines Gedichtes)，這是一個從 *Geschlecht* 談到精神-幽靈(psyché, esprit, revenant, spectre)的做法，這中間還是從手到灰燼與幽靈的通向一切都將灰飛煙滅的路徑。

在海德格看來，*Dichten* 和 *Denken* 都是手工作品(oeuvre de la main)，面臨著與製革匠的手工 (l'artisanat, Hand-Werk) 相同的危險。我們也知道，海德格從不將哲學和科學提升到與思想或詩歌相同的高度。儘管它們有著根本的不同，但它們是近親和平行的，這些平行線在一個地方相交、重疊，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簽名 (signature, Zeichnung)，一條線的刻痕 (l'incision d'un trait, Riss)。...這種平行主義(parallélisme)把哲學、科學和技術排除在外。²¹

在文章的最後，德希達歸納了五點他之所以談此文的目的或指向，同時也通向往後的《精神》：人與動物性、多義性(polysémie)、海德格使用的方法、手

²⁰ 同上書，p.205.

²¹ 同上書，p.214-215.

-語言-書寫策略、從特拉克爾而來的人的 *Geschlecht* 的瓦解/解體(*décomposition*)。而我們從中抓取德希達對海德格多義性的批評：他還是用兩隻手書寫。而這個書寫策略就是回歸到某種單一的(*univoque et unique*)可能性，同時通向一種絕對的和統一的可能性。手作為象徵或符號也作為語言與顯現、表達這種絕對性和單一性的具體又存有的、霸道並暴力的表現和在場：*Geschlecht*。

小結

在結束之前，稍微總結前面的幾條核心軸線。

首先是從「手」到「怪物」的轉譯與解構：

主要從亞里斯多德的視角來討論。他提出手是「工具的工具」(*organon organon*)，是人類超越動物、獲得智慧與技藝的象徵；而怪物則是自然的「殘疾」或「不相似性」之變態。德希達則藉由賀德林詩句(*Ein Zeichen sind wir*)的法譯(*Nous sommes un monstre...*)，將「符號(*Zeichen*)」與「展示/怪物(*monstre/monstruosité*)」連結起來。手不只是一個生理器官，手就是「展示」本身。手在思考之前就已是思想；但當手作為一個「只指向虛無、缺乏固定意義」的符號時，手自身就成為了「怪物」。

接著，*Geschlecht* 的不可翻譯性與人性/動物性邊界問題：

一方面，海德格試圖將「手」提升為劃分「人」與「動物（如猿猴的抓握）」的絕對存在鴻溝(*Abgrund des Wesens*)。只有說話與思考的存在者（人）才有「手」(*Hand*)，而手與言語(*la parole*)緊密相連。然而，*Geschlecht*（種族、血統、性別、世代、社群等）這個詞本身就是無法被單一語詞消解的「多義性怪物」。海德格意圖藉由「手-言語-思想」來形塑一個統一、純正的「人的 *Geschlecht*」，試圖抹除動物性與差異。

另一方面，海德格的「單手怪物」之提出的所謂「單手的形上學霸權」。海德格思考的手永遠是單數的(*die Hand, nicht Hände*)——那是工匠的手、握筆手寫的手、展現思想本質的手。這種將手抽象化、單一化的作法，讓海德格筆下的人類充其量只是一個「獨眼巨人式」的「單手怪物」(*le monstre d'une seule main*)。德希達揭露了海德格的內在矛盾：海德格試圖用單手去排除打字機、技術、多義性與動物性，藉此捍衛一種單一(*univoque*)的存在真理；然而，德希達最終批評指出一海德格自己其實依然是用「兩隻手」在書寫。海德格無法逃離文本的雙重性、翻譯的落差以及多義性的交織。灰燼與幽靈最終將消解這種試圖統合一切的形上學暴力。

至此，我們終於能夠重新審視德希達在〈海德格的手〉中所布置的精妙局勢。海德格對於「手」的現象學凝視，表面上是為了將思考從現代技術與打字機的非人化打字中救贖出來，重新將「手作」（Hand-Werk）與思想（Denken）、詩作（Dichten）締結為近親；然而，在這種對「手的純粹性」的追尋中，海德格卻走入了一種形上學的封閉性。他將手抽象化為單數的「那隻手」（die Hand），試圖在人與動物之間劃出一道無限深邃的存在鴻溝（Abgrund），並藉由這隻單一的手去繫緊言語、書寫與精神的純粹源頭。然而，正如德希達所銳利揭露的，這種將手歸諸於單數、歸諸於單一存在命運的嘗試，反倒使海德格口中這個具有純粹本質的人，變成了一個極其奇異的「單手怪物」（le monstre d'une seule main）。這個怪物試圖用單一的手掌抹去技術的多樣性、排除動物性的抓握，並將 *Geschlecht* 那充滿分裂、性別差異、種族與血脈疊加的混雜脈絡，強行拉回一種無可爭議的同一性（identity）之中。

然而，「手」的真正本質恰恰在於它的怪物性（monstruosité）——它是一個「展示（monstration）」的符號，卻同時也是一個「偏離自身的符號（signe à l'écart）」。「手之所以是符號，正因為它向外指向、給予/禮物（don），卻又在翻譯與詮釋的落差中失去了單一的確定意義。亞里斯多德曾以為怪物只是自然的偶然殘疾，但德希達卻讓我們看到，怪物正是語言與存在無法被單一系統所窮盡的必然顯現。海德格試圖用單手的工匠姿態，去建構一個獨斷且統一的存在學系譜；但他在面對特拉克爾（Trakl）詩歌與 *Geschlecht* 的解體時，卻不得不暴露出一種張力，亦即存在無法被單手所獨佔，灰燼與幽靈終將撕裂那純粹的精神形象。

德希達對海德格的最深刻批判，莫過於那句看似幽默卻極具解構力道的診斷：「他還是用兩隻手書寫。」海德格渴望單手的純粹，但在現實與文本的部署中，他永遠釐不清兩隻手所構成的對立、交纏與差異。思考從來就不是單手的獨白，而是雙手在給予與接收、書寫與抹除之間的開裂。手既是握筆的姿態，也是觸碰他者的介面；既是秩序的建立者，也是破壞秩序的怪物。從柏拉圖洞穴中被綑綁的手、拉斐爾畫作中指向天與地的手勢，一路走到海德格那握著木工與羽毛筆的手，哲學史始終將思想的命運寄託於雙手之間。而當我們跟隨德希達將這隻「手-怪物」釋放出來時，我們便不再追求一個被統一翻譯的 *Geschlecht* 或一種絕對在場的存在真理；我們所面對的，是在語言的密林與翻譯的異鄉中，那隻永遠在展示、永遠在給予、但也永遠偏離單一意義的一怪物的雙手。

參考資料

J. Derrida, *Heidegger et la question : De l'esprit et autres essais*. Flammarion, 1990.

亞里斯多德著，崔延強譯，《論動物生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2016。